



法界动态

中国法学会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在北京召开



本报讯 记者黄洁 1月26日,中国法学会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在北京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其江在致辞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团结和凝聚基本法研究会理事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欧亚研究院成立仪式



本报讯 见习记者柳源远 1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欧亚研究院成立仪式暨首届“一带一路”与欧亚发展论坛开幕式。

刘伟强调,欧亚研究院的成立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人民大学传承优良传统,集中优势力量,围绕区域和国别研究,全球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公共外交、“一带一路”等议题展开深入研究。

“数字法治与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揭牌成立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日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数字法治与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揭牌仪式在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举行。

郭为禄指出,推进智库建设是新时代高等教育践行“四个服务”责任使命的重要途径。学校智库事业始终放在国家重大战略进程中谋划、放在上海改革发展大局中谋划。

上海政法学院举办“2022年司法研究新议题展望”研讨会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近日,由上海政法学院主办,上海司法研究所、上海政法学院学科办、上海政法学院科研处、上海政法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的“2022年司法研究新议题展望”研讨会在上海政法学院上合基地召开。

上海政法学院院长刘晓红致辞。刘晓红代表学校向出席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介绍了学校一流专业及重点学科发展成果,希望依托中国-上合基地以及上海司法研究所的平台优势,以研讨交流为契机,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学科建设,促进学校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法学洞见 汉语成语中的行业歧视 唐铁川 中国传统文化常有互相矛盾的内容,例如,一方面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似乎是强调每个行业都是平等的;但另一方面又带有歧视性地认为“三教九流”“五花八门”。

点亮时代的精神航标(上) 读陈彦长篇小说《喜剧》

书林臧否

□ 楚建锋

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止于至善,方能臻于至美。

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带来了亘古未有的变革和冲击。在这场变革中,人们的文化生活、精神向度,又是怎样一步步发展变化到今天的景象呢?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大篇小说《喜剧》,以贺氏父子三人的演艺人生为主线,生动展现了文化变革的历史脉络——一幕幕昨天的文化往事被唤醒,记忆中的文化乱象被鞭打,市场经济改革与文化变革的两翼探索一步步走来。

首先,客观记录了新时代文化回归的历史脉

络。一个时代有自己的时代文学,每个时代又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追求。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真善美的价值观不会变,人类本质向善的精神不会变,文化学人的根本不会变。

曾记得,当改革开放的国门打开,迎来了清新的空气,也飞进了臭虫和苍蝇。一夜之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身体写作”“厕所文化”“艾滋文化”“同性恋文化”“前卫文化”等庸俗的、肮脏的、丑陋的东西一股脑儿装进文化的“大框”欺行霸市。

这种现实的历史,是每个文学工作者必须关注、观察,义不容辞书写的使命和责任。这是人间大义、人间正道、人间本色,是文学工作者必须承担、必须修炼和理智直气壮记录和反映的。这种历史担当,作家陈彦做到了。

据《礼记·文王世子》所载,周朝已经建立了“三老五更”制度,注疏云:“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昭明天下者。”



史海钩沉

□ 江隐龙

清朝曾先后举办过四次规模宏大的千叟宴,众多耆老自全国各地千里迢迢前往京城参加这一盛宴,以求一睹圣上容颜;皇帝为了回应民心,在“请客吃饭”之余自然也不忘给予参会的耆老丰富的赏赐。

清朝曾先后举办过四次规模宏大的千叟宴,众多耆老自全国各地千里迢迢前往京城参加这一盛宴,以求一睹圣上容颜;皇帝为了回应民心,在“请客吃饭”之余自然也不忘给予参会的耆老丰富的赏赐。



陈彦长篇小说《喜剧》

进程。这就是文化变革的人间正道,沧桑大道。故事从父子三人是插科打诨,填空垫场的料,一时鸡毛飞上天,从《白蛇传》里的“水怪”、《王宝钏》里的“叫花头子”、《女巡按》中强抢民女的瞎佬、《玉堂春》中的“众嫖客甲”的角色,一下子成了“致广大”的、炙手可热的人物,迎来了丑角的春天。

一个样。但他逐渐被“唱戏就是娱乐”洗脑了。紧接着,加贝又领着火炬杀回省城,在“鸚鵡巷”这三教九流、七股八杂会聚的地方,盘下了破败不堪的烂剧场“山西会馆”改名为“梨园春泰”,搞成了中西合璧的时尚都会。与巷子里的“大峡谷”“塞纳河”“维多利亚湾”等舞厅、洗脚房、咖啡屋、茶道、日韩料理等自成一统。剧目也由厕所戏转入床戏,剧目更直白了,如《巧媳妇潘金莲》《夜姑闯婆惜》《李逵见李鬼》等。

杖首鸚鵡不语:一柄手杖背后的尊老史

时更进一步地解释了鸚鵡与养老之间的关系:“是时鹰化为鸚,鸚与春鸟,变旧为新,宜以养老,助生气。”“鹰化为鸚”是惊悚的第三候,自然界鹰与鸚一隐一现,正合郑玄所说的“变旧为新”,于是又引申出养老的含义。除了郑玄的解释,《后汉书·礼志》中提到了另一种说法:“鸚者,不啞之鸟也。欲老人不啞。”这两种解释孰对孰错已无法判定——或许它们都是后人的臆测,但这种矛盾本身却证明了鸚养养老的习俗古已有之,绝非源于刘郑“异此鸟”的情感因素。

杖同样很早就与老者相联系,《礼记》中有不少相关记载,如《礼记·月令》中有“是月(仲秋之月)也,养老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礼记·曲礼上》有“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等。“几杖”即坐几与手杖。既然杖是君主赐予老者的特殊礼遇,而鸚又有“宜以养老”的文化意涵,那将鸚刻于杖上的做法就不足为奇了。

一男丁侍养,免杂差派役;八十以上的赏赐绢一匹、帛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的加倍赏赐。这份诏书在形式上有着鲜明的汉族传统色彩,但在力度上明显有所加强——针对七十岁以上老者的优待不分官民,而且随着老老年龄的增加而赏赐越多,这一点纵然如“以孝治天下”的汉朝也未尝做到。

在尊老氛围如此浓烈的背景下,清朝重新拾回鸚杖这一尊老器物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鸚杖在清朝花样繁多的尊老赏赐中算不上突出,宫廷的千叟宴、民间的百老人瑞坊,都更具清朝特色——对于受赐者来说,也更“实惠”。

清朝集大成的尊老制度

随着朝代更迭,鸚杖渐渐从庙堂的话语体系中淡出,明清两朝设虚职“寿官”,但受赐的老者并未被授予鸚杖,而是以冠带代之。那是不是鸚杖从此便在朝堂之中消失了呢?将视线回转至千叟宴的赏赐清单便能得到答案,而清朝所“复兴”的不仅是鸚杖,更带来了中国尊老制度的第二个高峰。

清朝统治者一开始就制定了极为优渥的尊老制度,顺治帝即位时便下诏,军民中七十以上的允许留

《文章节选自江隐龙《法律博物馆: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华书局),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